

东北当局平时对日军既毫无作战准备，事变起来又不抵抗，致使大批作战物资均被日军掳去。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损失步枪95 000余支，各式机关枪2 500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650余门；迫击炮厂损失各式迫击炮2 300余门；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260架。此外，还损失了大批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等。而在沈阳的驻军如东北步兵第七旅、长官公署卫队、东北讲武堂、辽宁省警务处、省会公安局等亦损失武器甚多。至于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其他各机关、企业、学校等损失的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山河沦丧 国耻难忘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关东军司令部

编者按：本文摘自“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辑出版的《板垣征四郎》一书，此书是一部充满军国主义的反面教材，选摘其中部分史料，以供参考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九·一八”夜晚的旅顺

旅顺市位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州西南端。

旅顺市当时是日本租借地关东州的首府，位于北依日俄战争时乃木将军麾下的第三军激战地——有名的二〇三高地、东鸡冠山等一带丘陵地带的旅顺港内，是一座南向的幽静城市。

满洲的秋季降临得很早，虽说刚跨入9月份，清爽的寒气已经笼罩着这座港城。

市街修建在从海岸向曾经进行过激战战场的背后群山的慢坡上。当你登上城市的高地时，旅顺港的闪烁灯火可以尽收眼底。这就是美丽夜晚的和平港城的风光。

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晚。

旅顺市寒冷寂静的秋夜突然被打破了。在这座城市一角的住宅区喧嚣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那时已经过了半夜11点了。

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军官片仓大尉的官舍中，家属们刚刚入睡。

片仓大尉在某种直感下跳下床来直奔电话机而去。

果然是当晚军司令部的值星官小西大尉挂来的紧急电话。

参加今晚在街上举行的同学会宴会后已经醒了酒，并恢复了平时紧张作风的片仓大尉，在一面“啊，啊”地回答的同时，把电话的重要内容都记录下来。

这台电话的受话筒传来了惊天动地的消息。

军机电报（第一号）

这天晚上10点多钟，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大营西侧破坏了满铁铁路，袭击守备队。接到和我守备队发生冲突的报告后，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二营已奔赴出事现场。

在电话中听取小西大尉以急促的声音报告的军机电报内容

的片仓大尉，心中想到的是自己身为参谋部总务军官的责任感。

“好了，我立即去司令部进行处理，请你马上把电报送到三宅参谋长公馆去！”

回答完毕放下话筒的片仓大尉，马上转入青年军官那种麻利简捷的行动中。

他首先给石原参谋以下的竹下、新井、中野、竹田参谋们挂了电话，通知他们说：“在奉天突然发生重大事件，马上到三宅参谋长官邸集合！”自己也立即在身穿的和服上扎上裤裙，急忙奔向在军司令部附近的三宅参谋长官邸。

继石原参谋、片仓参谋到达三宅官邸以后，大家都陆续到齐了。因为大家都是匆忙而来的，所以都和片仓一样随身穿着和服，唯有石原参谋一人整装而来。大家都对石原君在这样紧急时刻尚能抓紧时机整装而来表示钦佩，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总之，石原以外的参谋们不得不怀疑石原君是否早已穿好军装在等待着这次紧急集合。

小西大尉把军机电报送来了。片仓大尉听过电话之后，总觉得有些放心不下。

三宅参谋长看过电报以后，马上直接向司令官官邸挂了电话。据副官说：“初次到辽阳巡视后刚刚回来的本庄军司令官正在洗澡。”三宅参谋长请求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来。

到场的全体军官立即到军司令部集合，必须刻不容缓地决定初步作战的最高决策。

参谋长公馆前面有一棵在秋风中摇摆的柳树。散会后走在大家后面的片仓和武田2人在柳树下停住了脚步，并叫住了中野、新井两位参谋。这4个人都是刚出茅庐的年轻参谋，而新井已升为少佐，其他3人还是大尉军衔。

“喂！我以为这次事件有些可疑，你们有啥看法？”

首先由资格较老的新井拉开了话题。片仓以下3人也都把刚才心中产生的疑团，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一下子都倾吐出来。

“前几天花谷（奉天特务机关成员）醉酒时曾夸口说：‘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可以在两天内占领南满洲让你们看看’莫非就是指的这次事件？”

“板垣和石原很可疑，板垣以建川少将昨天来满为理由，从辽阳返回奉天。在今天那样紧张时刻，不是只有石原一人整装而来的吗？”

中野和武田等都相继地叙述了感触，不由得大家的心目中都产生了一种“他俩背着我们搞策划想要抢头功”的奇特想法。

“要打就打嘛，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从前有过河本大作事件（炸死张作霖事件），中心人物板垣和石原都在我们中间，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在4人之间暂时出现一段沉默。

旅顺的夜空，秋天的满洲夜空呈现出一望无际的深蓝色。头顶的柳树上面夜星在闪闪发光。

然而，在深夜的寒气中走动着的他们，心情十分激动，头脑里立即闪现出“参谋”的理智，相继地谈论起他们各自的意见。

“关东军乃是天皇的军队，用这支队伍莽撞行事是要慎重的，但从整体的立场来看，我们如果不支援板垣和石原，他们将成为第二个河本大作，而要死无葬身之地吧。我们假如不协助他们，他们采取的这一行动，对国家的百年大计没有好处，形势将成为中央的姑息敷衍见解和消极主义者的牺牲品，他们必将彻底垮台。这样一来，就等于对在满数十万同胞坐视不救。对排日侮日一直在隐忍自重的日本派遣机关的努力也成为泡影。葬身于满洲的数十万士兵的血和泪的结晶——日本权益，也不

得不放弃。当前日中的正面冲突，对关东军来说是最好的机会，我们现在应当不顾面子去协助他们。”

他们4人又沉默地相互理解地走着。

不知不觉中他们产生了平时工作中的预感。同样都是参谋部的军官，板垣和石原究竟干了些什么？无论如何也难于理解。他们总觉得有些疏远感，然而，对一直很佩服的、有实行力的、豪放的板垣；才华出众的石原从心往外持有尊敬感的他们，这时却抛弃了疏远的、反感的个人恩怨，毅然决然地翻然醒悟过来，作为一个青年人要为祖国效劳。

位于军司令部背后的是漆黑的二〇三高地一带的山峦。那栋两层砖瓦结构的楼房，只是正门口亮着电灯。室内当然都安装着电灯，由于一直处于没有夜间办公的平时状态，所以二楼的司令官办公室和作战课办公室都没有安装灯炮，因此只好都点上了微光跳动的蜡烛。

关东军的真相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关东军的沿革。

由于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从满洲驱逐出去的日本国，从中国手中把西南端的关东州租借到手，便在旅顺设置关东厅直属于拓务大臣。在奉天、长春、哈尔滨、吉林等主要城市设总领事掌管日本侨务工作。南满铁路主要经营从旅顺、大连——奉天——长春间的“旅大线”，控制了主要车站周围的，叫做满铁附属地的，排除中国经济权益的所谓“治外法权地区”。

当初为了保卫日本权益，警备满铁，并确保南满洲的治安起见，从明治末年设关东都督府，自大正9年顷脱离关东厅长官管辖，决定设立关东军司令部的编制，司令部设于旅顺，大约拥有10 000名兵力。

昭和6年，当时的兵力以第二师（师长为多门中将，驻防在辽阳）为主力，但是这个师是平时编制，没有辎重等兵站部队。在4个步兵团中每个营都缺少1个连，是以3个连队编成的兵力，共约8000名左右的师。此外，为了护卫铁路，设有独立守备司令部（司令官森连中将，驻扎在公主岭市）和6个独立守备营，分散地配备在铁路沿线，共计兵力约为5000人左右。除此之外既没有空军也没有坦克，是一支有少量炮兵的步兵部队的整体，几乎是忽视了机械化配备的大约13000人左右的部队。

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地位问题，按军司令官的序列来看，第一位应是朝鲜军司令官，第二位则是台湾军司令官，最后才是关东军司令官。为了顾忌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和反感，仅配备了保护既得权益的最低限度的兵力而已。

然而，以满洲为根据地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隶属下的军队，已扩充到拥有飞机、坦克装备的约有20万人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司令官的序列也逐渐上升，昭和6年8月，本庄繁中将接替了菱刈隆大将，其幕僚为三宅参谋长（少将），板垣高级参谋（大佐），石原作战主任参谋（中佐）以下等人。在奉天、哈尔滨、吉林等地设立了担当外交、策略、谍报等任务的特务机关，分别任命土肥原大佐为奉天、百武中佐为哈尔滨、林大八大佐（后为大迫中佐）为吉林的特务机关长。

本庄军司令官的果断 板垣参谋的登场

等候不久，本庄便带领住友副官来到了司令部。

三宅参谋长以下全体人员集合在点着几盏蜡烛充满异常气氛的作战室里。

三宅参谋长马上根据第一封电报向本庄军司令官作了情况

报告。为了争取作战的主动权，首先命令军队主力在奉天附近集中、或者命令出动，乃成为主要议题。石原参谋马上坚决主张“立即向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

关东军平时即有对中国的警备计划和对苏作战计划。

并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条令规定：

“关东军司令官为了警备南满铁路，为了关东军的防卫，在紧急必要的场合有权出动兵力。”

对在平时作战计划中规定的如在南满铁路沿线发生事端时，“首先要把军的主力集中在奉天附近”的原则的例外便是“采取行动”，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军司令官独断专行的权限的重大责任问题。

石原正是在要求本庄军司令官下定这样的决心。在这个背离平时作战计划案为中心的是非问题，参谋长以下全体幕僚们展开了讨论，直到零时以后本庄军司令官还不能轻率地下结论，时间就这样一分一分地过去了。

时钟指向零时28分时又接到奉天特务机关拍来的第二封电报。

军机电报（第二号）

北大营之敌炸毁了满铁铁道，其兵力为三四个连队。虎石台连队在11时许和五六百敌军交战中，占领了北大营的一角，敌军正在增援机枪和步兵炮部队，我连队正在苦战中，野田中尉负重伤。

全体幕僚根据这封电报更加紧张地等待着军司令官的决心。于是，本庄军司令官便不慌不忙地说道：“好！由本职负完全责任。”

以坚定的态度下定了如下的决心，即：

一、打乱平时作战计划，长春驻在部队的主力要原地不动

地在长春待命，在万一的情况下要处置宽城子和南岭之敌。这也意味着根据情况发展的需要，作好开赴北方哈尔滨的准备工作。

二、对来自吉林方面之敌的进攻，也采取同样对策。

三、军的主力根据奉天附近的战况要依次投入兵力，坚决进行攻击。

已经过了半夜到了9月19日。遵照军司令官的决心，由石原作战主任以下武田、中野等人提出命令方案请求审议；又决定了各部队的部署；向第二师师长、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等发完电报时已是午前2时了。

军司令部决定在午前3点钟（19日—译者注）带领坪井大佐指挥的步兵第三十团从旅顺站出发，负责铁道运输的中野参谋和佐伯中佐（满铁嘱托）互相协力，编组军用列车做好了准备工作。

决定三宅参谋长和新井参谋以及各部部长暂时留在旅顺待机，等待命令北上。较预定时间推迟了一些，在19日午前3点半钟本庄军司令官、石原参谋以下的幕僚们，和步兵第三十团同车从旅顺站出发了。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白玉山上的表忠塔闪闪发光。北上启程中天渐渐亮了。每到各站时都传来了各处的战况，车厢变成了临时作战指挥所，首先根据石原参谋的指示，制成了参谋本部的业务分工表：

主任 高级参谋板垣	{	总务课（政策、外交）课长板垣，课员片仓
		第一课 { 作战，兵站 } 课长石原，课员武田
		{ 铁路，通信 }
		中野，小松
		第二课（情报）课长板垣，课员新井及翻译官
		第三课（占领地行政调查）课长竹下，课员冈部，会计佐藤（勇），住谷

在此期间，已经向朝鲜军司令官拍发了请求马上按既定计划，增援1个混成旅兵力的电报；并委托旅顺第二遣外舰队，向营口方面派遣部分舰只切断并监视海路。

然而最重要的是应当向中央、大臣、参谋总长及时报告。而关东军尽管在接到第一号电报数小时后，就已经开始向奉天推进了，但是，参谋部并未向东京拍发任何电报报告军情。

本庄和石原一直没有命令电报收发负责人片仓向中央拍发电报。片仓在从旅顺出发前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不向东京拍发报告电呢？”很明显，这种事在本庄和石原的心目中是不能忘却的重要事项，用不着我们年轻人多嘴多舌。准备好了电文的片仓，在猜测事件突发以来已经经过5个多小时，还在考虑“是否向中央报告”的军司令官的心理，更加感到其责任的重大性。

不久，列车即将到达大石桥。

本庄终于下了决心：“石原参谋！向中央拍电报告！”

时针正指19日9时。

本庄的决心已经坚定了。关东军以现在的重大责任感和决心，毅然地挑起了这场战争。片仓为了拍发这份电报，在列车进入大石桥站台时，立即跳下车厢直奔站长室。

天已大亮了，晴朗的天空，耀眼的旭日刺激着一夜没有合过的双眼。

站前挤满了数百名侨民，手里挥动着日章旗（日本国国旗）在激励着自己的军队。

“大干一场吧，现在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拜托了。”

“不要重演张作霖事件，这回要彻底干一场，假如军队撤退，我们就躺在道轨上，请把我们轧死吧。”等等，有不少起哄的人。在万岁万岁的欢送声中列车继续向奉天进发。

9月19日午前11点多钟，关东军司令官以下乘坐的军用列车，到达奉天车站的站台。

在站台上紧绷着苍白色的脸，身材虽然不高但很精悍的参谋大佐，率领着许多佩带参谋缘的军官整齐地排列着。

他便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他所率领的是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少佐、今田大尉、奉天讲武堂的教官矢崎少佐、须田、江崎大尉等。他们都在右肩上佩戴着参谋缘，使片仓以下各参谋感到奇怪。原因是花谷以下并没有正式任命参谋的职务。原来，尽管是陆大出身，擅自佩戴参谋缘也是违法的，可能是板垣为了便于作战指挥而准许的。现在还没有佩戴参谋缘，没有正式任命为参谋的片仓心中暗想“这些家伙太随便了。”

花谷以下却辅佐板垣处理了昨夜以来的大事件，现在在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意气轩昂的表情。

马上就把车站的贵宾室做为临时司令部，首先由板垣高级参谋向本庄军司令官报告了昨夜以来的作战经过。

第一个抢先进入中国军北大营的今田新太郎大尉更是得意洋洋，他展开了地图说明战况。说明情况后的今田，把从衣袋里掏出来的，叠得很小已经烧焦了的中国式便笺舒展开来，说是在北大营找到的证据递给本庄军司令官过目。

大家都围拢过来破译为：

——19日午前2时实行紧急集合，集合后科目自行规定
.....

写着如上文字的便笺，据说是王以哲的演习攻击命令。

片仓也在上司们的身傍，他看过这个所谓文件很惊讶地想到“哎呀，真怪呀！”

19日午前2时太可疑了。事件是18日午后10点多钟发生的，如果不是18日不是太滑稽了吗？总之这个文件是伪造的已经暴露无遗了。但那时谁也没有发现这个落款日期大有问题。片仓立即走到本庄军司令官面前问道：“阁下，这个文件可以收起来了么？”

得到司令官的许诺后，拿着这个纸片的片仓，把今田领到相距不远的房间里。他用温和的口吻说：“喂！这上面的落款日期是否有些不妥呀，这样的文件做为证据给别人看怎么得了啊，要严谨些为好。”

今田的脸上显出了诧异的神色，过了一会儿说：“嗯，是啊！”终于察觉了这个问题。

片仓一面瞅着今田的脸一边说道：“现在不能更改日期了，所以，把落款日期烧掉才好。”

说着，便从今田那里借了火柴小心翼翼地只把落款日期烧掉了。

两个人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大家集会的房间。

板垣和石原离开大家继续在秘密商量着，即将大显身手的两个人，大概正在得意洋洋地研究今后的作战计划吧。

板垣平时以冷静、沉着、豪胆的言行使得参谋们肃然起敬，但事遇紧张时脸色就增添几分苍白，使他那白净的容颜上添了几分朝气。

司令部推进到奉天

关东军司令部在当天午后即迁入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幕僚的宿舍安排在从车站到东拓大楼途中中间的，叫做沈阳馆的旅馆里。

在东拓大楼的正门上悬挂着一块白木黑字的“关东军司令部”的牌子，门前站着上了刺刀的卫兵。这种森严的战时气氛，使行路的中国人侧目而视。他们根据昨天的枪炮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现在又亲眼看到关东军司令部推进到奉天的铁一般的事实，对旧城内的城墙上插上了日章旗的现实，不能不加以重新认识。

奉天全市已被日军占领，营口、凤凰城也被攻克。长春的长谷旅也正在进攻长春南岭、宽城子的中国兵营。换言之，由于关东军昨夜以来的奇袭作战，长春以南的南满洲据点已被平定了。

本庄和板垣、石原等领导，对既成现实的问题如何对待哈尔滨、吉林？特别是如果进攻哈尔滨，苏联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些正是他们“思考”和“下决心”的焦点。

在这个阶段板垣和石原已经搜集了可靠的情报，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在判断苏联不能动手的前提下，才坚持强硬果断的态度。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总第25辑）